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中国现代  
散文选

1918—1949

第二卷



#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 中国现代 散文选

1918—1949

第二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封面设计：尹凤阁

中国现代散文选（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三印厂印刷

字数 46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0  $\frac{7}{8}$  插页 2

1982年8月北京第1版 1982年8月湖北第1次重印

印数 00,001—18,000

书号 10019·3336

定价 1.70 元

## 第二卷

### 目 次

许钦文

怀大桂 .....	1
花园底一角 .....	7
殉情的萱 .....	12

胡愈之

X市的狗 .....	14
辛亥革命与我 .....	18

陈衡哲

运河与扬子江 .....	23
再游北戴河 .....	25
老柏与野蔷薇 .....	31
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	34

孙伏园

长安道上 .....	44
“收回租界” .....	62
红叶 .....	63
第一个阳历元旦 .....	66

梁绍文

邮船上的两个印度人 .....	69
-----------------	----

五风十雨的星架坡	74
活入阿鼻地狱的猪仔	76
魏金枝	
祭日致辞	80
人的启示	86
种树	90
王统照	
阴雨的夏日之晨	96
“血梯”	100
烈风雷雨	103
平常故事	105
诗话	112
青纱帐	120
青岛素描	123
芦沟晓月	135
应修人	
不留名字的爱我者	139
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书自由	140
冯沅君	
闲暇与文艺	143
愁	145
劫灰	147
章衣萍	
古庙杂谈(四)	156
漫语	159
东城旧侣(寄给湖上飘泊的C)	161

我的读书的经验	166
蒋光慈	
在伟大的墓之前	171
纪念碑(节选)	190
韦素园	
春雨	204
通信	208
痕六篇	211
高长虹	
赞美和攻击	222
诗人	224
花园之外	226
刘大白	
心钟	228
《龙山梦痕》序	233
太阳姑娘和月亮嫂子	239
王以仁	
枇杷	242
裴文中	
走过W学校的门口	246
洪为法	
劫灰	248
乌鸦的埋藏	250
郑振铎	
街血洗去后	255
六月一日	258

猫	261
向光明走去	265
蝉与纺织娘	267
离别	271
海燕	277
蛰居散记(六)	280
徐志摩	
翡冷翠山居闲话	284
自剖	287
再剖	294
我所知道的康桥	299
想飞	309
“迎上前去”	314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320
汪静之	
做诗之序次	324
出了中学校	334
沈从文	
西山的月	343
一个老战兵	347
箱子岩	351
桃源与沅州	357
鸭窠围的夜	364
常德的船	371
沅陵的人	380
辰溪的煤	392

## 陈学昭

如梦(六)(十四) .....	397
北海浴日 .....	403
别绪 .....	407
过同蒲路 .....	410

## 孙福熙

旅行的动机 .....	414
归航(四)(八) .....	416
小猫(萤火之一) .....	420
清华园之菊 .....	425

## 朱大樽

寄醒者 .....	425
少女的赞颂 .....	436

## 燕志偊

蝴蝶的家 .....	438
------------	-----

## 林语堂

祝土匪 .....	440
打狗释疑 .....	443
《翦拂集》序 .....	446
《人间世》发刊词 .....	449
姑妄言之(孤崖一枝花)(无花蔷薇) .....	451
记性灵(一夕话) .....	453

## 李霁野

微笑的脸面 .....	457
生底漫画——三幅遗容(之三)母亲 .....	461
读书与生活 .....	466

试谈人生	472
台静农	
奠六弟	486
春夜的幽灵	489
人彘	493
闻一多	
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	499
杜甫	501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	514
五四断想	519
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521
最后一次的讲演	526
杨晦	
笑的泪	529
除夕	537
谢冰莹	
爱晚亭	553
寄自嘉鱼	556
我认识的亚子先生	560
独秀峰——桂林游记之一	565
陆定一	
五卅节的上海	569
别	576
陈企霞	
淡的伤痕	579
陈翔鹤	

悼——	583
鸽的悲哀	593
陈炜漠	
夜	607
PROEM——北京市上杂掇	615
夏丐尊	
猫	622
命相家	630
钢铁假山	634
徐蔚南	
山阴道上	636
快阁的紫藤花	638
香炉峰上鸟瞰	641
王世颖	
放生日的东湖	644
大善寺底塔	647
罗黑芷	
乡愁	649
甲子年终之夜	652
雨前	654

# 怀 大 桂

许 钦 文

昨天晚上我梦见一个炮弹落在大桂的顶上，轰的一声，一阵灿烂的火花，大桂全被炸毁了。梦中所见的未必是真情，但这固然很是可能，而且恐怕难免，不知道大桂现在究竟怎样了。

大桂是我家花园中的一株桂花树，我家花园中共有三株桂花树，一株是金桂，一株是银桂，还有一株是火桂。火桂开的花是红的，种在一个瓦盆里，树高不过四尺，枝叶稀少，在三株桂花树中它最矮，也最小，家里的人都叫它做小桂。金桂种在靠河墙的小花坛里，比火桂高点，但比银桂矮的多，开的花是深黄色的，都叫他做中桂。大桂就是银桂，开花是浅黄色的，有一丈多高，种在园门的大花坛里，这花坛距地高约三尺，它直竖在这花坛上，它的树顶比园门的屋脊还高，比西湖柳和白石榴都高，比在园内的什么也高，而且它密密层层的长着许许多多的枝叶，仿佛一把大黄伞，到花园里去的一进门总先看见它，所以称为大桂，并非只是因为在三株桂花树中它是最高最大的，实在因为在全花园中它是最高最大的了。

每年总是大桂最先开花，它的花也最大，也最密，中桂的和它的比较起来，简直没有象它一半的大，也没有一半的密；小桂是更无须说了，它只有几个枝子里开几朵花，它一共开着几朵花不难在一刻钟里如数数完的。中桂和小桂的花既然都比大桂的

开得迟，又比大桂的谢得早，实在不能使人注意它们，所以我家花园里虽然并种着这三株桂花树，可是家里的人似乎都觉得只有大桂会开花的样子。

母亲更是偏爱大桂，因为她要用大桂的花做桂花糖和桂花茶叶。大桂的花花瓣固然很大，而且很厚，中桂和小桂的不但瘦小，因为一是金桂，一是火桂，还各有一种苦味，都不适于做桂花糖或者桂花茶叶。

每到阴历的八月初上，我们到花园里去，一打开门总就闻到桂花的香气，自然起初是微微的，一天一天的渐渐的浓厚起来。在这种时候，住在花园里隔壁的爱姑奶奶或者她的养女往往在她们的楼窗里招呼我们说：“哦，大桂将要开了，我们时常闻到香气了呢；”“香气愈加盛了；”或者“望去已是黄松松的了，真香呢，今年多给我们几枝罢！”

每次大桂开始被我们采折的时候，母亲总是先检几枝更好的插在堂前的古瓶里。大桂被我们开始采折以后，爱姑奶奶总就从我们得到几枝，她照例检一枝较大的放到她的灶上去供她的灶神，她的养女却总是检一枝较小较密的，把叶子瓣剪成燕尾形，戴在她的头上。

大桂的开花到了七八分的时候，我们就在树上采摘它的花米。因为树身高，在平地攀不着枝子，我们总是把小梯子架在大桂的大树杈里，又用两个大梯子架起一条跳板。我们用花盆盖盛摘下来的花米。我们把花盆盖放到枝子的下面，把又软又润黄松松香喷喷的花一丛一丛的捋将下去，实在是有趣的事情呵。采摘花米的时候最怕碰见九里蜂，其次是壁老虎。壁老虎本来没有什么可怕，因它突然从花枝间跳将出来，触着手臂或者脸上，不免要吃一惊。九里蜂总被我们预先赶走，早早的先把它们

的窠用长竹竿凿落，并且把凿下来的九里蜂窠丢到墙外去，壁老虎却是无从预防。

我们正在采摘大桂的花的时候，门缝里时时有人来窥看，等到我们问他是谁，他们大概是这样说，“香呢，可以给我一枝么！”我们从不使他们失望，因为觉得看着他们接受大桂的花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敢多给他们，为的多折了枝子恐怕大桂狼狈不起。他们这种人大半都是年青的妇女，其次是小孩。

因为新搬来的张大妈也为大桂特地到花园里来，我们愈觉得大桂的可爱了。张大妈住在我家后邻的后面，她不多出门，搬来已快半年了，我们还只见过她两次。她脸庞红粉粉的穿戴得很是齐整，我们说她来得很是难得，要她亲自多采折点。她说她来并不是想多得点桂花，是因为闻着了异乎寻常的香气，特来看看大桂究竟是怎样的。她终于只折得小小的两枝，似乎也很可惜大桂，恐怕多折了要使大桂狼狈不起的样子。

母亲把夹杂在花米中的树皮末屑和花柄统统检去，只检得纯是黄松松的花肉，用细白的布包好，榨去花汁，使得成为姜黄色的东西，然后就把这姜黄色的花肉放进扣碗里，一层白糖一层花肉，用手揿实，用纸封口，由太阳晒成桂花糖。

父亲爱吃用桂花糖做成点心，他吃年糕总是加上许多桂花糖。石卿姑夫也很爱吃桂花糖，母亲有时送他一小碗。石卿姑夫来访父亲的时候，母亲往往做“造出自”给他们吃，因为他们都爱吃这东西。是先用糯米粉摊成薄饼，裹上桂花糖，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东西，因为没有相当的名称，就叫它做“造出自”。

母亲常是这样说：桂花米虽然有时街上也有得买，可是买来的是不好的，固然不免杂着象中桂、小桂开的有苦味的花，而且是不会有多大的香气的，因为卖花的人贪快又贪多，总要等到花

已开得十足的大，一碰就会掉下来了，他们才用包袱或者什么别的东西铺在树下地上，摇动树枝，使得花朵如数掉将下来。

母亲又用大桂的花做桂花茶叶，将近大桂开花的时候，母亲总是预先买好几斤茶叶，做好了桂花糖就把剩下的检干净的花肉如数拌进茶叶，一同在锅上焙干。大桂开花以后我们总有两个多月喝的都是用桂花茶叶泡的茶水。

母亲用大桂的花做桂花糖和桂花茶叶以外又做桂花蜜。蜜蛊里放进花肉以后也是用纸把口封好，也是拿到太阳下去晒。

如果大桂真的象我昨天晚上所梦见的全被炮弹炸毁了，那么，母亲不能再用大桂的花来做桂花糖。桂花茶叶或者桂花蜜，爱姑奶奶不会再在楼窗里说什么大桂将要开了，她的养女也不会再有戴把叶子剪成燕尾形的大桂的花的时候了；我们从此不能再看见黄伞似的我们的大桂，新搬来的张大妈也不会再为大桂特地到我家的花园里来，总之，我家的花园不会再有象大桂盛开时的热闹了！

虽然梦中所见的未必是真情，但这固然很是可能，而且恐怕难免，我们离家时不是砰砰硼硼的已经响了好久；我们决意离家不是因为砰砰硼硼的愈响愈近了？

战事既然已在我家花园的附近发生，流弹落到花园里是意中的事了。我想如果要有十粒流弹落到我家的花园中，大桂是难以幸免的了，无论如何，大桂蒙害可能的度数总比在同园的什么都大，因为大桂在花园中所占的地位比什么都大，它实已占了全花园十分之一以上的地位。

即使幸而流弹一个也没有落到我家的花园中，但是流弹在园上面经过是不能免的，这样，在我家的花园里别的花木倒都可以无虑了，独有大桂恐怕仍然难免，因为它的树顶特别的高出在

墙上。

即使再从好的一方面想，假定经过的流弹也是一个也没有触着大桂，可是流弹掉落在我家花园附近的地方总是难免的，哦，紧靠着大桂的那间屋子不是满藏着干草，一遇着火就会燃烧起来，大桂不会活活的被延烧死的么？

无论如何，今年母亲总不能用大桂的花来做桂花糖等东西了，但是大桂一定仍在那照常的开过它的花了，我们离家时花园里不是已有很香的气味，大桂的花蕊不是已由青色渐渐的变成黄色了么。今年大桂为谁开花的呢？——或者大桂还不曾开足它的花早被炮弹完全炸毁，但它总是想开花的。——为它的主人么，他们都避难在这里，一个人也不能去享受它所开的花；为最护它的我的母亲么，她是也在那里。大桂究竟为谁开花的呢？我想大桂一定是为它的主人开花的，但是它的主人一个也不能去享受它所开的花。

无论如何，今年父亲吃年糕总不能用大桂的花做成的桂花糖，石卿姑夫来时也不能吃象往年吃惯的“造面白”了。况且象我昨天晚上梦见大桂全被炮弹炸毁，是很可能而且恐怕难免的，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再用大桂开给我们的花，从此我们不能再看见黄伞似的我们的大桂了！

往常一到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母亲给六妹、八妹洗过手脸总是给她们擦上用大桂的花做成的桂花蜜，为的是怕她们红嫩的皮肤冻裂起来。现在天气已是一天不如一天的寒冷起来，不知道到了应该擦蜜的时候而没有预先做成的蜜可用，母亲将要发生些什么感想。

其实一到冬季我们恐怕缺乏的东西何止桂花糖和桂花蜜，我们急切需用的棉衣棉被因为不便携带，都还留在家里，它们遭

险的可能何尝少减于大桂，它们还怕被人劫去呢，还有我们的房屋什物等等都有象大桂的危险，不过我昨天晚上只梦到大桂的遭险。现在还只想到大桂的危险情况。我想我不久也就要梦到房屋什物等等的遭险情况，而且恐怕难免看到它们真实的遭险情况，不过现在还只设想到大桂的危险情况而怀念它罢了。

（选自许钦文《故乡》，北新书局一九二六年四月版）

## 花 园 底 一 角

钦 文

荷花池和草地之间有着一株水杨，这树并不很高，也不很大，可是很清秀，一条条的枝叶，有的仰向天空，随风摆宕，笑嘻嘻的似乎很是喜欢阳光底照临；有的俯向水面，随风飘拂，和蔼可亲的似乎时刻想和池水亲吻；横在空中的也很温柔可爱，顺着风势摇动，好象是在招呼人去鉴赏，也象是在招呼一切可爱的生物。

在同一池沿，距离这水杨两步多远的地方，有着一株夹竹桃；这灌木比那水杨要矮，也要小，轮生着的箭镞形的叶子，虽然没有象那水杨底的清秀，可是很厚实，举动虽也没有象那水杨底的活泼，可是庄严而不呆板。

比较起来，自然，可以说是水杨是富于柔美的，夹竹桃是富于壮美的。荷花池并不广，靠池一边的草地也不长，有了这两株植物，看去已经布满了池和地底界线，这在现在，自然也可以说是水杨和夹竹桃，筑成了荷花池和草地底界线了。

在草地上，看去最醒目的，除了高高地摇摆着的一丈红，要算紧贴在墙上的绿莹莹的叶丛中底红蔷薇了。如果视线移近点地面，就可在墙脚旁看到凤尾草，还有五爪金龙，在一丈红底近旁又有蒲公英和铺地金，还有木香；还有牵牛花，昂着头，攀附着一丈红，似乎想和这直竖着的草茎争个高下。至于紧贴在